



作品：冰山

得獎者：丘末露

二獎

丘末露，本名邱清寶，一九六〇年生，屏東市人，高中學歷，曾獲第十二屆宗教文學獎小說三獎，作品散見〈自由副刊〉與《印刻文學生活誌》。

得獎感言

出去像丟掉，回來像撿到。早出晚歸，可有可無的影子。還能寫，是奢侈的福氣，由衷感激。感謝兆安。感謝主辦單位與評審團。原本疑心自己寫的東西會有多少人肯花時間看下去，幸得老友的弟弟青睞，不吝賜教，指摘評點，切磋之樂，不亞於得獎。感謝他，金鐘編劇王詞仰。

冰山

建志騎機車載著媽去吃喜酒。秋老虎的天氣，十一月豔陽天。地點是市區一家專辦喜宴的海鮮餐廳，聽說新郎即是裡頭的師傅。抵達時停好車建志馬上把薄外套脫了壓在坐墊下。扶著母親緩緩四眼溜看，母親脊椎久傷不癒需拄拐，這兩天又冷熱不定招了涼，然而活力四射，比他還精神。最大是舅舅公，也就是建志的爸，爸眼睛不好沒來，母親一頭熱地到處認親說笑，年輕的都不認識她。新娘是二姑的外孫女，從來也不記得了，甚至沒見過，素日根本少有來往，建志的爹是家中長子，好逸惡勞躑躅流連，漂撇七逃郎，疼他的只有長姊，其他人都恨得牙癢癢，因為他沒錢就往家裡挖，小貧戶，哪禁得起折騰。

原就甚少見面，認親時互覷對方的老臉除了驚心動魄更有一層幽渺之感，老一輩的礙於身分親熱敷衍，尤其建志這一桌更看得出來，女方親戚桌，問了好，恩怨情仇難計算，無限的嫌惡壓在桌底。禮讓間，湊過來兩個新郎同輩的表姪，小毛頭，幸好安分，裝乖裝靜。同桌的還有建志的三姑三姑丈，餘下親上親，等同親外親，要認真敷衍都很困難，幸而大堂弟在隔桌偶來插花敬酒，氣氛尚稱和諧。

三姑問：「阿宏呢？還在裡面？什麼時候出來？」建志忽然落落大方俏皮地說：「看能不能不出

來。也沒盡過孝，也不做事，出來幹嘛？」三姑臉一呆，隨即應和：「唉，金害噢。」表示理解。因為幾乎二十年沒見了，總以為人倫之間多少有包容。其實現今流傳著一則悲涼的笑話：景氣不好世道蕭條，服刑出獄的更生人不見得有飯吃有地方住，可否仿效兵役般志願加簽？怕是不易，還要重新甄試，比如作奸犯科搶超商，一步一步來……三姑丈忽然舉杯向建志敬酒，老掉的臉閃現欣賞的顏色，建志這才想起父親是親戚間的「茶包」，凡被拖累者小則傷財，大則傷身。三姑丈亦不例外，且早已明志與大舅子不相聞問，這酒，敬得建志也稍感詫異，二十年不見，三姑丈一個二兒子年屆不惑，未婚，也許，他欣賞他的眼神有肚內婉轉多年的開悟，建志未婚，親戚間雖早有訾議，畢竟還算務實顧家。

場面自有婚禮活動公司撐著，女主持人在台上嘴不停歇，插科打諢，又隨時自詠一曲，曲罷宣布歡迎來賓點歌上台，眼見時候兒尚早，又把新人的相識歷程言簡意賅自帶嬌笑地複述一番，極短篇小說裡不忘夾帶：「有瓜子，請用。」以及：「等一下有好料的，要好好用。」等對白。建志猛嗑瓜子：「不知何時要離婚。」是肯定句，不是疑問句，建志這種瘋癲的話說多了，母親早已免疫，也已能當笑話聽了，因為的確符合時勢，自己年紀大了，也不知可再有如此應酬陪綴之期。

大表弟已是少年公，三分醉，泛紅的肉癩癩的臉垮了形，離印象中的英俊小生也二十餘載了，還記得他最像二姑丈，自己還醉心過。「你爸呢？不方便？在家？」建志的媽多此一問。可這一問之下同桌不免又噉噉噉噉低聲迴旋了一遍二姑丈的傳奇。他是模範丈夫，在鄉間養鴨，有一天在市區裡吃

一碗冰中風了，原來剛與外妾在旅館完事，以為神不知鬼不覺，是晚了幾分鐘的馬上風？幸好晚了幾分鐘，沒送命，卻斷送了一生的誠信，臉歪嘴斜，再也解釋不清楚。如今屎尿求人，緊扯著亂絲一般變質的孝道。

二姑家道也不旺，二表弟也有七逃款，據說至今無正當工作，啃老族吃閒飯。主持人點他上場了，他略胖，然而胖得理直氣壯，男子漢，唱的正是洪榮宏的〈我是男子漢〉，毫不怯場，引吭高歌，生命的得意盡在那幾秒，建志倒有些神往。啊，婉轉的長音，唱下去，是的，私下千瘡百孔，表面上是開枝散葉，瓜瓞綿綿。

還未上菜，已有服務生遞上一疊透明塑膠袋讓來賓盡情打包，三姑接手後忙桌下分與眾人，心虛且必須地順便聲明：「我們這桌不像會吃的，呷袂了ㄟ攏嚟包包轉去。封肉給我。」餘下親上親等同親外親的兩對夫婦於謙讓中也緊抓了幾張袋子，表示入境隨俗。

開始有二姑家人及重量級嘉賓逐桌問好，重量級嘉賓是本屆新當選的市議員蘇某，小咖，隨行人說他還有一攤，大家先敬為快，其實他都沒離開，開菜後還發表了五分鐘的演講，據說他是新郎的舅舅，建志卻認出是他小學同學，不免別過臉去。以前總以為大家老了，誰也認不得誰。有一年一個摯友點醒他：「總以為，其實你最好認，遠遠就知道是你。」刺他不認老，老來俏快成老來顛了，容貌衣飾不搭，半生蹉跎還自我感覺良好。

建志正擔心被老同學認出，俯首偏頭心不在焉，卻聽得他媽失聲叫道：「邊跟在新娘後面穿紅衫

的是……」親家母，席上有人答。「原來是她，我較早的同事呢。」人驚詫了一番，便又有人道：「早死，飼兩個囡仔，不簡單，就這麼一個獨子。」揚單親的艱辛旋律未歇，建志的媽盯著那一頭自顧自來勁兒說道：「廷就是開著她送給他的新車載一個查某七逃出車禍死的。」然冒出快速剪接的畫面，唯恐意境過高，立即慢動作分解添加字幕：「她買了一輛新車討她丈夫歡心，沒想到廷早就有三，姦夫淫婦駕車出遊現世報。」原來門戶匹配，旗鼓相當。正怕冷場，這一顆震撼彈來的恰是時候，親外親跟親上親遂笑逐顏開，勸菜，更親了。

融洽了一會兒，躺著也中箭的女主角已是沿路招呼了過來，建志的媽大聲叫名字賀喜，似想表現所言不虛：「阿芬啦，多年不見，原來是妳娶媳婦，恭喜，這柱仔好，新娘是阮姑仔的孫啦。」眾人默默觀察，無奈阿芬笑僵了，臉紅也是正常的。今天，光靠這一桌的眉眼，耳風傳快些，萬箭穿心是必然的了。

然而這是過慮，時代不同了，英雄不論出身低，大家都是生命共同體，你造就我，我造就你，說得出來的恐怕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不曉得親家母可是體悟到這一點，臉，漸漸不紅了。台上女主持人宣示：「每一桌下面都有冰山。」啊啊，沒說錯？解圍來著。水晶心肝玻璃人兒，不愧是跑江湖的。「每一桌下面都有冰塊。啤酒是冰的。」還是聽錯了。

是啊，怎麼沒注意到下面有冰塊呢。冰塊來自廚房，外頭叫來的，這會兒也有一大臉盆在一個洗碗廚娘旁邊用來涼卻一些海鮮，蟑螂……是的，大廚阿樹仔圍著白圍兜叼一支菸看都不看順腳踩死經

過灶腳來到他的腳邊兒的第N隻螳螂，從一框小窗往大廳裡窺望，抖著菸灰撒了桌上清蒸石斑魚上的蔥絲圈兒，饒有興味地輕喊：「妹子，你來看，你來看，你那一國的。」妹子其實是狎稱，那是他的一個小師徒，忙著擺盤裝飾，師父奚落他慣了，不便回應。倒是二廚阿根湊上去貼臉瞧，阿樹仔抖著菸灰道：「看到沒？門口進來第二桌，穿藍色T恤那個娘仔。」他們指的是建志。「幹你娘！歸家伙仔全是酒鬼俗辣。」阿根瞅了瞅，先是說：「他沒在喝啊。」偏頭幾乎吻到阿樹仔的臉，嘿嘿，笑笑，待要細認，樹仔已一巴掌呼他後腦勺：「假仙，看較斟酌一點。伊在那裡假閉思，哪喝起來三八離勒格，嘿搖到出汁，佬精采哩咧。」阿根笑嘻嘻說：「我看到了，我阿舅跟他相識，阮阿舅也是一個查某體。」至於廚房老大何以通曉內情，徒弟們焉能置喙？方才那洗碗廚娘卻是不愠不火彷彿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側身旋轉間頭也不抬搭腔：「伊老母我嘛熟識，阮少年時住同一條街。」說的是建志的媽了。「伊少年ㄟ時陣佬活潑勒。」阿樹阿根不禁瞅了她一眼，領略那弦外之音，大家早期都是歹命人，阿桑可能少年時與外面那個查某體的媽是青樓姊妹淘，也許不一定是青樓，總之不會是玉女。「阿桑。」阿樹仔用調戲般寬慰的口吻一邊感歎一邊說給她聽：「外面坐的，妝甲水水穿甲那蓋高尙的妹子，至少，至少啦，有兩打，有一百，在這裡是淑女，等一下走出去卡拉OK的卡拉OK酒店的酒店，都嘛在賺。」阿桑若有所思地說：「說到喝，你們講的外面那一個的弟弟更愛喝，酒品差，喝了番卑巴。我在夜市看他番過。」阿樹又調戲她：「阿桑，妳有被他強去嗎？」廚娘啞道：「死囡仔！」嘻嘻嘻嘻，廚房裡放肆地笑起來。

躺著也中箭的這一桌，談笑間這會兒搞清楚了三姑旁兩夫婦是建志爹的堂兄及表妹，一時間大家研究著應該如何稱呼，答案出不來猛吃菜。轉眼之間，又說是大表哥的老闆，其中一位禿頭的突然起身謝酒，曖，曖，承認他是一個老闆。

唉，建志認出來了，他是二姑老處女大女兒的東家，本市最富盛名的「養生藥房」的好額人。建志不定期會去買威而剛。為何不避嫌？又是表妹。怕買到假貨，有親戚掛保證的心理。「怎不見阿娟？」建志問媽。「在門口收紅包，剛你沒看到？」瞬間赧然，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建志的媽老嚷著要為阿娟做媒，老一輩的雞婆與心事。遲暮多年姑娘猶處之泰然，單身熟男熱中壯陽未免啓人疑竇，雖然他相信阿娟與他心照不宣。也許還期待著大姪熱洽的幽渺的姻緣？既然在入口處招呼，省去照面，也算倖喜。想起上個月他才去過「養生」，不為威而剛，而是奉母命持一葉黃素牌子紙盒找阿娟指名說建明上次來買過，老爸想續用，且須問她可有更有效的牌子？「奉母命找阿娟」，可能是圖省一點交情價，因為不為威而剛，建志不至於輕聲細語身形踟躕如賊一般匆匆拿了就走，跟阿娟講話難得氣定神閒一番，不料阿娟百忙中請他稍等，又與老闆娘低聲參議了幾句，防止老闆娘先取貨賣給他，建志正納罕，老闆娘也納罕，藥櫃前多人流連等候，阿娟高揚了一句對東家娘解釋：「這是我大舅的兒子啦。」建志一聽渾身不自在，阿娟已是忙完手上瑣碎抽空包好兩罐遞給他，說：「阿舅要是覺得好，這兩罐我送他。」正要謙讓，阿娟說不要客氣，她有會員優惠價，本想詢問是否有更佳牌子，哪料到天外飛來一番孝心，建志反而不安地四面溜瞅了一眼，只為她方才那大聲的認親，內

間彷彿冰山露出一角探出一顆禿頭來，好像是老闆。建志的媽對於他的未婚，不知是裝糊塗還是老番顛，沒錢沒才的建志，行情等於零，卻逢人便說：「這囡仔，也不會交。你們有空幫我們介紹。」席上有識者怕是早看出端倪，不屑道：「現在幾歲？看不出來。這樣將才，哪愁沒人追。」徒增笑柄。

唯其因為如此，建志對婚宴格外冷眼鄙視，沉默寡言以自衛。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三姑丈又舉杯向他敬酒，神情落寞，難道是借酒知心，他那優秀的二公子想必有了家族的遺傳，怕是再也勸不動了。建志會意，一飲而盡。一時卻也神思飛馳，如為同類，焉知曾照臉對面不相識？甚至相親而不自知，世風日下，常有這類傳聞的。

表面上他裝憨裝小家碧玉，心裡一片通透。「養生藥房」的老闆年年發，拜台灣藥業畸形發展之賜，十幾年前添購的一幢新屋充當車庫，賣主正是建志高中死黨，只因「天生不美，只能處於侍女的地位」，自暴自棄，為情想不開，墮落欲海，只得把祖產賣了度日。憤憤不平：「你知道我房子賣給誰嗎？養生，居然拿來當車庫。闊綽至此。」自怨自艾不久，不知為錢還是為情，悄然自盡了。固然人各有志，難得同席大啖畢竟五味雜陳，竟也煙雲裊裊耐人尋思。

猶記得前幾日收到帖子後建志的媽備了一盒肉鬆也是這樣叫他騎機車沿路載沿路認地找到郊區二姑家敘舊，落了座，姑丈在輪椅上不斷叫嚷，這畫面對建志而言簡直是活生生國片新氣象：鄉間午後的落魄人家，夕陽未落，屋裡老弱殘兵，一堆的苦彷彿鏟平了又積上來了，很有發揮的空間。雙方誠意不足的親敘只繞了一個話頭不斷地被打斷：姑丈不停地叫嚷，又不似真有什麼孔急之需，像是要

認親，等人給他講解這是誰誰誰，姑嫂二人謙讓說謝，從那葉黃素聊起，說起二表弟，這般年紀找工作難，仍是遞過來一張名片，外籍新娘仲介，不然能做什麼？二姑一言以自慚。姑丈一直叫嚷，二姑斥喝一番後簡述：都順著他啊，有時候實在是煩，受不了啊。受不了這三個字幾年下來想必修裁得無論口吻音調皆為上乘，簡單的不耐煩，無限蘊藏膨脹的恨的金字塔的尖端。姑丈那無助的無數的聽不清的呢喃，是否包含著他鬱積已久的從下半身像冰山那麼厚重不能動彈的問號裡探出一個尖兒來又只能化做一口氣一縷煙溜掉了：當初，當初，那個女人……到底怎麼樣了？二姑家人想必個個私下對他均有嫌惡的無言控訴：還有臉問呢！

菜色實在粗糙，居然出現火鍋，不倫不類，假鮑魚乾焦掉了的紅蟳米糕皆讓人不敢領教，然而打包的美德還是有的，席過半巡，開始察言觀色先下手為強。三姑調節，想必這一桌還算溫和的。

新郎新娘敬酒。一分錢一分貨，次等酒樓的手藝有加強的空間，這是一般媒體的客氣話，婚禮活動公司大約有專業分析「爲了遷就南部大眾的口味」，矯情自謙？應是價碼便宜而非眼高手低。新娘妝猶如野台歌仔戲旦角，新郎也撲了粉，像被淘汰的洋娃娃。那濃重的鄉氣使建志憶起年前台北一個貴婦乾阿姨嫁女兒，排場不俗，節奏有趣，難得的是五官比眼前這小表姪女猶遜幾分的新娘經由名家巧手，粉妝玉琢楚楚可人。城鄉有別，確是不假。

冰山又突出一點點，建志手機響，是警察，驗明了身分秋得地說：「陳建明你弟弟？喝得毋知影人啦，拒檢盤查，妨礙公務，已被扣上手銬，你來處理一下。」真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叫他

一起來喝喜酒，他不屑，這會子自去買醉，酒駕已超過兩次，看來今天是凶多吉少，事發地點居然就在左近，建志與媽急忙出外查看，大約這一帶也是建明東家及同事處，卸世卸眾，婚宴的酒樓外兩條馬路上鬧開了。三姑聽說出事，也伙同同一桌客人前往觀賞或試圖略盡棉力。只見建明已眼神渙散步履踉蹌，正拒酒測，原來方才他還開車兜回來找停車位擦撞到別車，車主報警後才有這一幕。新郎一個友人機警，一邊幹旋一邊拾來兩罐水囑阿明猛灌力挽狂瀾，終究還是零點六五，一交警好意地提醒：「你自己有撞到沒？」新郎那個友人忙向魂魄失身的建明耳語，叫他立刻喊痛，表示方才緊急煞車頂到胸部，又轉身與建志面授機宜低聲囑咐：「你弟弟那樣子沒聽懂，你快過去叮嚀，要說很痛很痛，要驗傷，有驗傷單至少暫時不會被扣押在交通隊或警局。快！」

兄弟倆如奉綸音更加強了演技，交警果然問需驗傷否？建明有一剎那生死交關的清醒，誇張地佝僂著上半身撫胸。交警又說，先去驗傷，去哪一家？新郎的友人立刻說了郊區一家綜合醫院，趁亂間還跟建志低語解釋：「雖然省立醫院就在附近，公家很麻煩，私人診所都會開。」原是兩路員警會勘，新郎的友人似與那派出所值勤員警相識，手銬也解了，車也免扣了，官腔官調令速去就醫後做筆錄。原本活潑熱情的媽面子盡掃落地，立刻眼淚汪汪六神無主的五官，餘下程序還得建志去繞那一趟，新郎那個友人許是說來說去不脫一家親，也自告奮勇陪同。建志心裡只覺不妙，剛剛頒布新法，酒駕要罰得更嚴，此番若是不能易科罰金，包不準籠子內有望。現世報，三姑還愣在當場，然而心裡未免竊笑：哥哥馬上要出獄了，弟弟偏又醉酒行車生事，若重罰，也得入監。難不成真是惡道輪迴，

永無安生之日？今天是好日子啊，上梁不正下梁歪，沒一個好種，注定要衰。

火速載建明到一家私立大型醫院驗傷，順利開了驗傷單，「遵醫囑休息兩個小時觀察」，建明爛醉如泥，唧唧噥噥著昏睡了一會兒，待睜開血絲滿布的雙眼時已約略回魂，不問也知方才自己必定醜態百出。這下挫屎難收拾了。洗臉喝水定了定神，跟著建志到警局做筆錄，佯裝良民，唯唯諾諾，只求員警網開一面。一切照規矩來，數字騙不了人，照樣查辦等待判決。忙了半天，建志建明灰頭土臉回家。建明逃避主義厭世口吻自回租居處生悶氣與安歇。建志母子少不得唏噓苦惱一番，多說無益，唯有傷身。

冰山崩落、傾斜。電話響，是遠嫁溫哥華的妹妹秀雲來電，北極又提早暖化了？冰棚要翻面轉身？其實是秀雲盡孝道打電話話家常，建志母親撒嬌寒暄了半晌，噢噢噢，說要不要叫建志聽。建志接過話筒，劈里啪啦簡述了今天的喜酒與惡耗，秀雲說下個月應該會回來，建志一愣：「妳一個人？」秀雲一對兒女已自立上班規矩上進，一家和樂，母親常虧她：「是啦，妳比我好命。」然而小康之家回來一趟所費不貲，近年來偶寄個三、五萬孝敬兩老彌補三個哥哥的不中用，雖治不了本，建志母親老懷安慰，竟就靠上了。建志偶爾潑冷水，說不要動不動就跟秀雲伸手，久了人家也不平衡：三個哥哥，要不是三個哥哥沒出脫，她何不離鄉背井眼不見為淨。而且最近一次向她告急救窮，建志在樓上的分機裡聽到她說：「我已經得內傷了。」意即私房盡遭母噬。建志因此心虛地勸媽：「不要

再開口了。難怪她不爽，唉，說孝，她也盡了。是我們不爭氣。」母親雖點頭稱是，又喃喃數說家計艱難。電話中秀雲回來是想幫媽做八十大壽，建志一聽還皮皮地轉頭質問媽：「妳今年八十？」母親失望地沉吟：「你不知噢？我想著訂做幾個壽桃，餐廳訂一桌，就我們一家子跟兩個知己的熱鬧一下。」老媽重視自己的生日，一輩子歹命，生日總有存在意義，十分堅持。晚近十年她才興這一套，市區海鮮餐館擺一桌，儘管來賓無非老爸門陣的損友與矯情的閨密，壽星倒是自來樂，三杯下肚豪放地抱怨假認命，說女兒，說兒子，沒有好的，說些老諺語自我摳洗，兒，女，是沒給栽培到。但是今天按呢，我就很安慰了啊。

前兩年因「查埔老仔漸盲查某老仔半殘」，建志又在外地，幾經勸說，壽宴則免，自個兒家裡煮個豬腳麵線應個景兒也算意思了。建志擔心的是不良於行的雙親猶不安分，惦記著人情陪綴，後來母親考慮到父親的瞎與醉，想想有理，便陽春簡易過了。不知是否疑心建志不放心，每隔一段日子總會自拉自唱：「去年就跟阿滿姨說定了，老了，嘉義的杏枝姨也死了，禮金請酒兩免。不然較早噢，坐車來去，買金項鍊陪送，輪到我時，至少也要三桌才夠。」這類話在例行的電話問安裡建志一向左耳進右耳出，反正他在台北上班無須參與，口頭上嗯嗯，失笑慢悠地想著，什麼好姊妹？熱臉貼冷屁股。母親有時也一陣喟然：「嘛是這幾年才又這樣有來有去親起來。」雖是兒時鄰居玩伴舊識，中間幾十年只偶有聞問，是不甘寂寞，恢復親暱初時或有財務周轉互為利用的交際韻致，建志母親一窮二白兼口拙，迅速被剔除金融的茶杯風暴外，可有可無的姊妹，她也明白，但是不甘寂寞。

建志電話還拿在手上，還在失神地講著。椅子上母親蒸騰出花開了一般的一縷齟齬味，慎重虛弱地呢喃：「罕得做八十歲……」跟著戲劇化地厲聲咳了起來，她是這兩天感冒還沒好。秀雲那一頭說大壽要做，家裡是否還老樣子能睡？建志立刻建議睡旅館，他可以資助。兄妹倆前年才翻過臉，幸而感情不差各有反省，不致反目。三夾板鐵皮加蓋的二樓，三個小房間，少女學生時代過得去，生了兩個孩子胖成一個唬人的幸福主婦自是無法重溫舊夢，母女的生活節奏與勞動技巧亦相去甚遠，窄小悶熱的童年小屋變色，住沒兩天就吵。往昔由於三個哥哥或因避債跑路身陷囹圄貪圖逸樂逃避家務或如建志在台北掙扎苟活，屋裡還算清靜。上一回建志敗將返鄉，多了一個人，一開始兄妹情深，聊個沒完。大眼瞪小眼，多住個兩天，你礙著了我，我隱讓著你，三夾板鐵皮屋就這麼大，終於爆發了。上一次秀雲幾乎是被建志趕走的，機票改期傷心耗費耗神自不必說。住的問題秀雲支支吾吾一時也無法定奪，勉力寒暄了幾句掛了。

電話還沒講完建志母親束腹持拐自慙出門去了，總覺得兄妹倆聊起來沒完沒了，像是講電話不用錢似的。轉眼日色西斜了，她還是去榕樹下龍門陣和稀泥順便牽老尪回家較有趣。臨了回頭朝握著話筒的建志大聲囑咐，記得待會兒去魏伯聖診所那兒幫她把藥拿回來，健保卡還在藥包裡面。

魏伯聖診所是母親驗血糖的專門醫院，鄰街而已。建志母親有糖尿病，二十年前就有了。非常規矩定時地去測驗，從前建志的問安電話裡她常有這樣一句：「今仔日我去驗血糖，醫生說我控制得很好，很正常。」又補上臨門一腳：「你老爸都不知我有糖尿病。我沒跟他講。」言下之意不勝唏噓，

阿娜達對枕邊人的健康情況淡漠至此。建志虧她：「免怨歎啦。愛到較慘死。你愛得甘願就好。」可是號稱孝子的建志返鄉定居後，有一天母親說又去魏伯聖處，醫生說控制得很好，建志訝異一問：「妳有糖尿病？」母親更訝異：「你不是一開始就知道了？要不然電話中我常常跟你講，你也說定期檢驗很好，吃少一點。」當下建志很慚愧，他是完全忘記了。外人對他欣賞有加的孝心不過是一些零碎的雜拌，光用嘴說，所謂體貼，不過是電話打得勤一點，冷嘲熱諷，寄錢貼家用是有的，於安全的距離外，於無損於自己的家用外，要說犧牲委曲，心力交瘁，好像還沒有。

母親的糖尿病，眼見她按時測驗，回來都信心滿滿說標準，自己體重也小心保持，不像誰誰誰也有了，又說起從前的老東家，諱疾養生，這也毒那也毒，什麼都不敢吃。母親帶點輕蔑地說：「我都不忌口。」建志曾隱約告誡她油條太油，啤酒少喝——最近才後知後覺點醒她。母親有輕微酗酒的習慣，說是比較好睡。

他到魏伯聖診所，以前也來過，好像超過七十歲幾乎免費，藥包拿了就走。今天卻被叫住，裡頭院長醫師令一位護士遞給他一張檢驗單，建志沒帶老花眼鏡，也不打算細看——看也看不懂，自是領首恭聆醫囑。院長特別挪出一口氣來，眼睛在眼鏡背後斜睨著他，說：「媽媽血糖值有點高，血油也稍濃。我給她換了另一種加強的藥。」建志自是稱謝而出。秋老虎縮了，一陣冷風。建志忽然覺得渾身不自在。是氣自己的不夠細心？還是氣母親的樂天說謊？

每次都說標準，保持得很好。是因為不想忌口而自欺欺人？命太苦，還不能吃甜，何苦？一定是

這種心態。建志的高智商理智告訴他，佯裝保持現狀是盡孝的，至少母親不會有祕密被窺破的難堪與不安。何況，也許真的每次都標準，剛好這次脫筭？

想著想著，立刻發作的可能性比較大。他會叮囑母親忌口並依循糖尿病患守則？建志腦海裡虛地結凍：「我一定會忍不住說破勸諫的。可是，我知道我不是盡孝而是逃避責任，只爲了表示我有穿上道德的外衣。」建志狠狠打了兩個冷顫，敷衍跟作戲，將有如恩將仇報。情若不發自內心，冰山露犄角，其心可誅。冰山整個翻過來，國家地理頻道播過，像畫皮女鬼現出原形，萬年不壞破壞生態的塑膠材質寶特瓶各類電子垃圾羅織勾纏如魑魅魍魎的悚慄面具，人的良心？

秋老虎縮了，一陣冷風。老趄老某攜手回來，卻是二重唱，你咳我也咳，建志的爸咳嗽聲尤其令人憂心經脈俱裂，十分驚悚。建志老爸的「菸咳兼寒咳」已超過月餘，建志日昨才說過一個笑話安慰母親，也是從前他小手術住院從一個女看護嘴裡聽來的。看護曾受雇於一老翁，他在外陽台抽菸，看護勸，老翁反響解道：「我知道妳好意，今天我若是四、五十歲或更年輕，我聽妳勸。我還能活幾天？就愛哈一口，有差嗎？」母親聽了也由衷一笑，滄海一聲笑，建志的笑話雖有理，其心可誅。但也還是要老著臉央他：「他說還要到前面那一家打一針。他就聽你的，帶他去吧。」

建志的父親剛愎自用且鐵齒，不肯反省思辨病的起因，吃兩劑藥不見好，迂迴鄉愿地斷定此醫兩光，要換另一家打針，只求速癒。建志冷眼瞧著，說不出的嫌惡。他在媽面前也從不隱藏對父親的鄙視，雖然仍舊接送跑腿，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即使執行父親愚蠢的決定也木然照做，不如執行母親的

任務細心、機會教育——雖然母親冥頑不靈。這弔詭的姿態無非殘酷地表示母親可別先死，老廷晚景堪虞。眼見這日子像是愈來愈近了，母親曾半開玩笑對建志笑歎：「伊那種脾氣恐怕老人院裡也沒人跟他合得來。」建志毫不遲疑地說：「我們也沒有錢送他去安養院啊。」過了兩日母親垂死掙扎又閒地舊話重提，建志乾脆挑明了說：「不會有錢送安養院啦。頂多是烏白膏膏到死罷了。」他依稀可以聽到母親心裡的戰慄。母親爲了防止噩夢成真，一定會勇敢地活下去。日常聊到阿宏如出獄將如何時，做母親的總抱著一絲可笑的寄望，看可會改好了。建志立刻當頭棒喝冷笑無非也是烏白膏，於阿宏者流烏白膏另有一義：不事生產者見縫插針對身邊所有人動歪腦筋借貸不還，借到再無可借，偷拐搶騙。一般人閒來常納罕七逃人或流氓俗辣爲何沒有固定收入仍能滿街跑跳檳榔不離口，烏白膏是矣。

既然要打針，街頭另一家，也就拉著父親的手去就診。建志父親了悟唯有建志肯盡孝應卯，每與他有接觸，鋒芒盡斂，像個乖小孩，儘管除了表面上的表演兩人從無私情溝通，老人家約莫也是心裡有數，自動閉嘴，默契良好。這一家是心臟專門科，科別彷彿只爲了招牌有異於別家，左鄰右舍一樣拿它當自家灶腳家護醫院，感冒濕疹禿頭也都來應診求藥，來者不拒，是人情味？是不專業？其實天下烏鴉一般黑，健保捉襟見肘，日益惡化，滿街郎中也就不足爲奇了。

候診時，一個護士經過看見倩笑地對建志說：「今天輪到爸爸啦？昨天媽媽才來吊大筒的。」打點滴？建志倒不知有這事，不過立刻就明白一定是緊張的老媽爲了今天的喜宴，求速癒，抽空跑來討

皮痛，大約也覺得操之過急徒惹訕笑便偷偷地進行。可是建志這會兒一聽，悠悠推敲，母親是怕病體纏綿過久，大壽掃興。可見這生日的念頭怕是從年前便已縈懷籌謀，藍圖早勾勒於心。中午喜宴吃到一半母親還跟他咬耳朵：「這間菜難吃，還不如我跟你爸做生日會去的那家。」原來有弦外之音。她的願望這樣簡單這樣應當，卻沒有絲毫的迴響。

輪到建志的爸，攙扶著一同進去。老爸坐定後慎重其事地解釋了一段詞不達意的表述，於他自己朦朧的困境裡，因是臭耳聾，建志不怕他聽見，站在他背後言簡意賅跟醫生吐槽了一句：「戒不了菸啦。藥也不肯好好吃。」心臟科周醫師順水推舟：「要打針？好得快一點？」建志爸赧然點頭。周醫師輕蔑地叮嚀：「要你好，你自己不要好。菸不要抽啦，知莫？」後兩句用吼的，配合患者的耳力。像訓斥小孩。建志一向認為此間醫術平平，不想周醫師也走黑臉路線，不假辭色，不給溫暖與哄語。

建志扶老爸到內間打針，走廊天花板悠悠流蕩著音樂，席琳·狄翁唱的《鐵達尼號》主題曲。卻聽得診間裡周醫師對另一個患者咆哮起來：「我幫你保持到一百多，你怎麼舞的？竄到三百多？醫生不是神ㄟ，愛聽話啦，愛聽話啦！」建志有一陣愕然。周醫師是心疼而發怒，與病人同苦？還是在建立一種威嚇的風格？健保捉襟見肘，日益惡化，連醫生也毛躁了起來。鐵達尼號航行在天花板，冰山在側。席琳·狄翁的天籟悠悠...wherever you are. I believe...

建志母親果然緊迫盯人，摸壁鬼，不放心夾腳跟過來了。建志馬上虧她：「小姐，咋昏妳跑來吊大筒ㄟ厚？」母親像受到嘉勉似地，順勢便滔滔頌揚了一番建志的顧家負責使人感心等等，強迫醫院

裡一千老弱病殘充當她的聽眾。聽眾裡似乎有一個半生不熟的臉孔——一時也不理解，然而卻有樹仔童豪童音的聯想瞬間跌宕，這喜宴的大廚阿樹中午許是摸玩冰塊以及幹譙太用力，略有不適，也來看診，心裡明鏡似地冷笑瞧了建志母子孝親圖一眼，建志一時想不起認識與否，玻璃門外昏霧起來，月兒彎彎照九州，九彎十八拐，不脫一家親？母親的嘮叨一廂情願地將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建志唯有半拉半勸趕緊攙走兩位老人家。

轉進巷子踱步時老媽一張臭嘴猶不停口，屈指默算，杞人憂天，問建志，她生日那天，阿宏不知可否出獄能來？秀雲是不是真回得來？阿明的案子不曉得會怎樣？可不要我生日前就被關進去。大團圓，小團圓，到底能不能團圓？席琳·狄翁的歌聲消逝在後頭，智障的母親光是這件她認為切身重要卻幽忽飄渺未必有贊助者的八十大壽編織得步步為營，人算不如天算，心海裡默默踏浪前行的小小孤帆彷彿是挨了一刀又一刀，慘遭冰稜剖腹畫過，眼見是要往下沉了。

評審意見

諷刺的進化

◎ 宋澤萊

這是一篇典型的鄉土文學，也是諷刺文學。

故事的背景發生在一個小市鎮的社區，書寫某對母子參加了一個親戚人家的婚禮前後所發生的事情。人物是這篇小說所要描寫的重點，包括了母子的這個家庭的成員，以及更多的參加宴會二親五戚和非親戚的社區熟人。出場的人物眾多，非常熱鬧，呈現了一幅當前台灣中下層社會的庶民圖。這些人物的人生都不是很成功，可說是極為平凡的人物。教人奇怪的是，這些人幾乎都有個人道德行為上的缺點，分別包括婚外姦情、女老未嫁、男老未娶、胡亂酗酒、打架鬧事、混吃等死、坐監服刑、半生蹉跎……。更奇怪的是，儘管他們都自覺良好，但是在社區裡彼此都知道彼此的瘡疤，相互比爛。只要比我還爛還賤的，我就笑話他，並且樂此不疲。小說內容就是如此揭出了台灣小人物的生活實相，引來讀者高度的興趣。

評審認為這篇小說放在整個台灣鄉土文學的脈絡裡有兩個重大的意義：一是，這篇小說超越了七〇年代黃春明和王禎和在北京語小說裡放置台語的限制，所使用的台語更多、更生動、更加道地。作者善用台語的程度，可能教黃春明、王禎和都自感不如。作者成功地推動了台灣鄉土文學，有力地再

往前邁進一步。二是，裡頭對小人物的諷刺，達到了一個高度。作者的諷刺十分無情，可說到了殘酷踐踏的地步，不過卻十分生動，能教人不斷發笑，可能教王禎和都自感不及。我們若要了解七〇年代之後，台灣鄉土文學的諷刺手段到底進化到什麼狀況，就要看一看這篇小說。

總之，這篇小說作者的寫作潛力無窮，成功地推動了鄉土文學往前邁進，有其重大意義。雖然他屈居二獎，但卻是這次徵文比賽的重大收穫之一！